

諸儒鳴道

六

二程先生語三

附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有議論今日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

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

程語三

一

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官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欲慈惠安虛一作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為此氣又所為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為柰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

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
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
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
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
主心術處加功效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
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
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
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
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
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

程高五

二

一

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
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
吾約則邊患未已也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
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
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
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
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
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
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

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

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作本

氏歲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

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齊

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

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他所

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

程語五

五

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

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

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

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游只改節者便於世

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為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他

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

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

論今便都無異者

上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

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心一作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傳以爲信也假使

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沒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旣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

所能為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

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

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盤用心自觀即覺其為

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

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

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

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

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

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

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

程語五

五

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

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藏府只為元不

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

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他

藏府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

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

不荅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

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

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荅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

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著這一箇天地之量

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他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人脉起於陽明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臟腑皆真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為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

程語五

六

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曾在前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著此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此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理字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下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

程語五

七

要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賒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旣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

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內則謂請醕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

程語五

八

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夫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

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荅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關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極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

程語五

九

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字得此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六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

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熱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被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管城之陳醋瓶浴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

古之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

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植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 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程語五

十一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三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四

二程語錄

二程先生語四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元豐中從學謝嘗

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

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活潑潑地會得活潑

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

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脉時坐間有此語

觀鷄雛

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

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程語六

一

月廿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

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

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

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

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策 鄭觀

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 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情性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

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

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 皇子喜甚見餓草者食便不美

程語六

二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

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

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 鄭觀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

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 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

思與緊道與人處若從此 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不得爲聖人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程語六

三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字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
為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
之所建歲三月為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為正畢竟不能
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為一王之法欲為百王之
通法如語顏淵為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
別有論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程語六

四

王末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
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為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
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解骨可用蓋其圻可驗吉凶

李覲謂若交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
管仲時相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柰何未
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
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乃孟
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此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内外言

程語六

五

神是極妙之語

神無一本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理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

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牢固

陳恒弒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

曾為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

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

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忘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

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柰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程語上

上

三十一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

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

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

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窻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

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

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

入山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

可有一事

闕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闕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忘敬而後毋不敬

忘一作心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事神易為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

程譜六

七

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偽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

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

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

程語六

八

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

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笑旨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

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下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四

卷言下

光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五

二程語錄

二程先生語五

游定夫所錄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汝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

程語七

既明

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豈習禮記汝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

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不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陳書

一

陳書

孟子之時言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必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

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用
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
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

孟子言舜字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
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
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
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
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多亦奚以為今世之號為窮經者果能達

語七

三

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
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
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
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
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
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
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
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

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

程子語

四

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

昭遠本連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

程語十

五

黃味

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卹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不宜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

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以
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
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
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
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
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
道則不然率性而巳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
之信屬焉

程註七

六

方伯祥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
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
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
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
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
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
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
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
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
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

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莊語七

七

者無自辱矣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

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材便是不

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

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

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之不

禮記語七

八

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鳥几几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

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太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

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

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睥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一作敬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

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

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程語七

九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廢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大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勉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

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

存心則上帝臨汝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

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程語一

十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

張兄十五年學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五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六

二程語錄

二程先生語八

同上篇

此與下二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有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質夫沛然 擇之忙然未知所得 李明安

况厚臨終過西郊却相疑平生不相疑

叔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鯀臯陶時與孔子異

正名養老 荀文若利 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况義之實須去一道中

雅語十八

別出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

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

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

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中庸言鬼神之神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

之不可掩如此

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

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

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下云統

塔說相輪不到頂則相塔登之始登時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温言厲他人温則不厲儼然則不温惟孔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欲定心氣脚是天氣定便知降地氣上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本此下云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孝或義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程語七八

三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知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怒不遷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于

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過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于大止于

有形摠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更雷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程語十八

三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

魯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

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百官萬務金鼓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

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六疑心微生便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

油火上竿

焚一作禁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作處一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允澤有相

滋益處

一擗注云允澤有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

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

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程語六八

四

齋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

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稔二米柜黍直是天地氣和十分豐

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

聲上生下生

以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

苔木氣為水上始發作姓所

草類竹節可見 黃鐘牛鳴

意言象數 即堯夫 胎息氣 此三鳴下 一本

周茂叔窮

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

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

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夫有一

忿欲恐與不恐便見有德無德

程語七八

五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

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于天與從幼小

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

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

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于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事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訣作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

一日無主故設直及其已作即不用直
有廟即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
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為揔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猶古今 消息

慎終追遠 不紕為

鈇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鈇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老語之八

六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艮始終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 素問

魯點漆彫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

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

雜亂兼無昏氣 一須致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為魯君

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為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

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事兄姦晦謹嚴堯放曠

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為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程語七八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原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于為己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

韓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

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孟子論語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故也

五畝之宅

耕田二畝

居田半

郭則二畝

耕三畝

再易

不易

三畝

三畝

三畝

三畝

三畝

歲一耕再易此二畝之肥瘠不同也

古若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之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程語六八

八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重而食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舜舉于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恐致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人夫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歛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湏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為一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絲于今之布為已細總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

為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二經簡編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于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此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之謂理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為治之因亂必有為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怪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昏楊子之失

由之斐奚為於丘之門言其聲之和與己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為毋固執毋有己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眾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广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程語七八

十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為之極莫若極貴貴之

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于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誠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

不息解誠也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固當辭乞罪他時堅請可以出踐

更錢此最義

易文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疑易此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

詩序必是同時國史作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

是刺幽王其下更鮮不行縣蠻序不肯歛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也安知聖人以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代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揚墨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明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于人子則私善于人而已

邪說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彛然亦惡亂人之心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以味齋類攷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有及于天下

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之見信如此形法國人尚可
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美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于禮樂君子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
此上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
王道餘外更無意三三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
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
禮自漢已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

程語十八

十一

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治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
皆通此三句若推之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常人言
近時便即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
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
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
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于
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
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
亦然周公狼跋亦怨叔弒文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辨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則學易言學者謙辭
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道惟孔子無大過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
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

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
如誦詩須達于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岐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

程語七八

圭

師 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
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六

